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解析电影《八仙！》 字幕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鲁新羽，莫晨云

淮北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3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5日

摘 要

本文以动画电影《八仙！》(*All Wishes Come True*)的中英文字幕为语料，借助生态翻译学视角，解析其文化负载词英译的逻辑策略。本文先回顾生态翻译学理论，从社会称谓、惯用表达、民间神话三个类别切入，结合8个典型字幕案例，系统分析其翻译策略的应用逻辑。研究发现，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需在字幕时空限制下，根据词汇的文化内涵层级灵活调整三维权重，通过策略组合实现文化传递、信息通达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

文化负载词，生态翻译学，字幕翻译

An Eco-Translatological Analysi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Film *All Wishes Come True*

Xinyu Lu, Chenyun Mo

School of Education,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Anhui

Received: September 12, 2026; accepted: October 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Eco-translatology to examin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subtitles of the animated film *All Wishes Come True*. It reviews the theory, and classifies the terms into social appellations, idiomatic expressions, and folk myths to further analyzes eight representative cas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ith the temporal-spatial constraints of subtitles, translators must flexibly adjust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Through strategic combinations, the translation achieves both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Keywords

Culture-Loaded Words, Eco-Translatology, Subtitl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字幕翻译是连接不同文化背景观众与影视作品的关键纽带,其翻译质量不仅关系到文化传播的成效,更深刻影响着观众的观影体验与跨文化理解。在影视字幕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尤为棘手。这些承载着特定民族文化内涵的词汇,往往难以在目标语中找到直接对应。字幕翻译又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限制,如何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将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词汇有效传递给海外观众,是译者面临的核心挑战。

2026 年暑期档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All Wishes Come True*)以中国传统民间传说“八仙过海”为蓝本,聚焦八位主角成仙前的凡人岁月,影片已宣布登陆多个海外市场。该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未直译为“Eight Immortals”,而是根据故事内核重新命名为“*All Wishes Come True*”——这一翻译决策本身即是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典型案例,为字幕翻译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分析素材。

本文以胡庚申构建的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以其核心操作框架“三维转换”(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为分析工具,选取《八仙!》中英文字幕中的典型文化负载词案例,从社会称谓、惯用表达、民间神话三个类别切入,分析译者在字幕时空限制下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其三维权重分配逻辑,旨在为国产动画电影字幕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2. 生态翻译学理论

2.1.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2006 年胡庚申向“翻译全球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国际会议交出新的成果。他向会议宣读了以“理解生态翻译学”为题的论文,表述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原则和基本范畴,正式确立了“生态翻译学”的学科名称[1]。其里程碑式的两本著作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二者是从译学理论到译学创新的典范,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2]。

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3]。其三大核心理念为“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强调翻译文本的“生态移植”、翻译行为的“译者选择”、翻译过程的“适者生存”以及翻译方法的“多维转化”[4]。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现的微观“多维”(尤其是语言、文化、交际“三维”)转换翻译方法,译者在创造译文时要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适应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5]。“语言维”转化是指译者对原文进行加工

时需对语言形式进行取舍, 以达到深层交流的目的。“文化维”转化是指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关注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内涵及阐释。除了考虑语言维和文化维的转化之外, 译者还要注意“交际维”的转化, 考虑译文是否达到了交际目的, 并不断改写译文以达到原文的交际意图。

2.2. 生态翻译学的应用实践

生态翻译学自胡庚申教授提出以来, 已从理论建构走向多领域的实践应用, 在翻译教学、应用翻译和外宣传播等方面展现出较强的解释力与指导价值。

张晓恬与徐珺将生态理性、翻译群落与生态美学融入 MTI 课堂, 设计出模拟仿真与真实项目相结合的双模式教学, 强调译者在整体关联与动态平衡中的核心地位, 以提升学生的多维适应能力[6]。薛红果则运用语言、文化、交际三维转换法, 系统剖析陕西旅游景点公示语英译的失误, 指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译者在多维适应性选择中的偏差[7]。黄瑞与胡庚申进一步提出“绿色翻译”理念, 采用“十化”译法处理黄河故事的新媒体英译, 主张译者遵循“尚生-摄生-转生-化生”的生命循环观[8]。三篇研究虽聚焦不同对象, 但均展现出生态翻译学从理论架构向具体操作策略的纵深推进。

生态翻译学对影视翻译的特殊语境也具有解释力。影视字幕翻译所面临的“翻译生态环境”具有鲜明的多维特征: 一方面, 字幕受制于屏幕空间的有限性和放映时间的瞬时性; 另一方面, 字幕翻译又需在语言转换之外承担文化传递与交际意图实现的双重功能。

胡庚申本人将翻译研究区分为“虚指”与“实指”两个面向, 前者指借用生态学理论视角解读一般翻译现象, 后者则特指指导自然生态主题作品的翻译实践[9]。王静的研究即属于后者——她以纪录片《黄河安澜》为个案, 明确指出该片的翻译生态环境“包括屏幕的大小”“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和自然经济等三个层面”, 并据此提出译者需在语言维、屏幕空间维和大众文化接受度三个维度上分别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10]。然而, 更多学者倾向于将生态翻译学视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分析工具, 而非仅适用于“绿色主题”翻译。李桦在探讨茶文化电影字幕翻译时, 将生态翻译学的“多维翻译原则”定位为纠偏机制, 用以矫正译者为炫技而牺牲原文思想感情的“非生态行为”[11]。

3.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电影《八仙!》字幕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为了探讨生态翻译学在电影字幕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应用, 本文选取了《八仙!》中的典型字幕案例进行分析。本文将案例分为社会称谓、惯用表达、民间神话三个类别, 通过对具体译例的剖析, 揭示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处理策略, 彰显其在电影字幕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适用性与有效性。

3.1. 社会称谓

该影片人物众多, 社会称谓亦不胜枚举。影片中的称谓往往同时承担着信息传递与叙事建构的双重功能, 既需要在目标语中为角色提供一个可辨识、可记忆的名称, 又需要在字幕的瞬时呈现中维持原名的文化暗示与情节伏笔。

例 1

原文: 无心昌

译文: Lord of Dark Blade

The Chinese character (“昌”) bearing the alias of the outlaw plays a riddle/ Character morphing game: “昌 without a heart is 吕” means if you take out the two strokes (the “heart”) within the character “昌”, it morphs into the character “吕”, the surname of Lv Dongbin, and thus Lv Dongbin is no one else but the outlaw himself.

影片将暗指吕洞宾的称谓“无心昌”译为“Lord of Dark Blade”这一案例, 并非简单的语义对应, 而

是在字幕翻译生态环境的多重约束下进行适应性选择。

原文“无心昌”依托汉字字形构造——将“昌”字内部的笔画(即“心”)去除后变为“吕”字,以此暗指吕洞宾的真实身份。这一文化机制在字母文字系统中全然不可移植,构成了翻译的根本困境。译者并未试图强行重现字形游戏,而是转而从人物特质与叙事功能出发,创造出一个英语受众能够即时领会的新称号。

“Lord of Dark Blade”采用了英语奇幻武侠题材中常见的称号结构,以“Lord of”赋予人物威严与神秘感,以“Dark Blade”构成简洁的隐喻组合,既符合字幕的时空限制,又在修辞上保留了诗意联想空间。同时,译文首字母缩写“LDB”巧妙地对应“吕洞宾/Lv Dongbin”汉语拼音的首字母,虽不为普通观众察觉,却为片尾身份揭示埋下语言线索,体现了译者对源语语音文化的隐性移植,这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维上的适应性创造。在文化维上,由于字形拆解的文化信息无法传递,译者明智地舍弃了字面意义的直译,转用“Dark Blade”承载角色的核心文化特质——暗中行动、劫富济贫、驾驭自身内心的黑暗力量以及拯救他人,以替代性的意象实现文化内涵的跨境迁徙;更为关键的是,影片在结尾处以眉批形式解释了该字谜机制,这一跨模态的文化补偿策略有效弥合了正文字幕的文化信息损失。在交际维上,该译文成功再造了原文的一语双关。“Dark”既可指侠盗暗中劫富济贫;同时,“LDB”缩写与片尾字形解释的呼应,保证了影片身份悬念的叙事闭环在跨文化传播中依然有效,使英语观众能够完成从代号到真名的认知跨越。

综合而言,该译文在语言维上做了巧妙的形态调整;在文化维上借助正文与眉批的补偿实现了文化的有效传递;而在交际维上,它不仅让英语受众即时理解角色的基本定位,更通过保留双关修辞和悬念逻辑,使原片的深层叙事意图得以完整实现。因可以说,该翻译策略在三维转换中以交际维为导向,统摄了语言与文化的适应性选择,最终达到了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例 2

原文: 孙小斗、孙小战、孙小胜、孙小佛、孙小齐、孙小天、孙小大、孙小圣

译文: Wukang, Wukeng, Wuking, Wukung, Wakong, Wekong, Wikong, Wokong

影片中,孙悟空的猴毛幻化出八只小猴,他们的人物称谓并非随意编排,而是分别从“斗战胜佛”与“齐天大圣”两组四字称号中各取一字,前缀“孙小”则暗示其与孙悟空的关联,这一构词机制承载着深厚的《西游记》文化指涉。然而,电影字幕一闪而过,若试图完整传达两大头衔含义,势必导致译文字幕过长、信息过载,破坏观影的瞬时节奏。于是,译者选择将翻译的着力点置于语言维的形态创造上:以“Wukong”这一英语受众已较为熟悉的“孙悟空”音译符号为基底,通过系统性地替换其两个元音:前四个译文将第二个元音“o”依次换为“a, e, i, u”(Wukang, Wukeng, Wuking, Wukung),后四个译文将第一个元音“u”依次换为“a, e, i, o”(Wakong, Wekong, Wikong, Wokong),生成一组在视觉与听觉上彼此关联且均与“Wukong”形成家族相似性的新词。

这一语言维的操作充分适应了字幕对简洁性的要求:每个译文均为双音节、六字母左右,长度均匀,与原文“孙小 X”的三字结构在节奏上大致对应,且系列化的元音替换使得这八个称谓在英语字幕中呈现出清晰的规律性,观众即便来不及细辨每个变体,也能感知到它们属于同一系统。在文化维上,译文显然做出了重大妥协:原文中“斗战胜佛”所蕴含的孙悟空成佛后的尊号意义以及“齐天大圣”所承载的反抗天庭、自封圣号的英雄叙事,在译文中完全隐没。从交际维来看,该译文的适应策略更为复杂。一方面,它成功实现了最低限度的交际意图,观众能够识别出这些角色与孙悟空存在关联;另一方面,由于头衔信息的彻底省略,深层交际目标,即让观众领悟这八个人名分别对应两套尊号的精妙设计,则未能达成。

总体而言,该译文在语言维上的创造性系列化设计适应了字幕时空限制,在文化维上以牺牲头衔为

代价保全了核心符号, 这恰恰反映了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整合适应选择度”的动态平衡。

3.2. 惯用表达

影片中多处语言表达凝结了特定语言社群在长期交际中形成的惯用表达, 其语义无法通过逐字直译传递, 而需在目标语中寻求功能对等的表述。

例 3

原文: 草台班子

译文: A motley crew

“草台班子”原指中国乡村临时搭建戏台演出的流动戏班, 后引申为临时拼凑、水平参差、非专业化的团体, 在汉语语境中带有鲜明的乡土气息和一定的自嘲或贬义色彩。而在《八仙!》中, 这个词被用以形容八位出身、性格与能力各异的普通人组合, 既隐含其非正规性, 又带有一种草根英雄的亲和力。译者将其译为英语中一个固定短语“A Motley Crew”, “motley”一词本身含有“混杂、多样”之意, “crew”则精准指代一个群体, 一群背景、性格和能力各不相同、凑在一起却不太正规的人, 在语言维上做出了高度适配的选择。在文化维上, 译文采取了明显的归化策略, 舍弃了“草台班子”中源自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特定意象, 转而在英语文化中现成的表达来承载功能对等的概念。在交际维上, 译文在英语文化中恰恰承载了一种积极或至少中性的联想, 让人想到一群个性鲜明、能力互补、虽非正统却堪当大任的“杂牌英雄”, 这与电影中八位出身各异的普通人最终成就非凡的叙事走向高度契合。译文以归化方式完成了文化维的转换, 以简洁结构满足了语言维的要求, 最终以交际维为导向实现了三维的协调统一。

例 4

原文: 开团秒跟

译文: A nose for gold

“开团秒跟”这一语惯用表达, 源于电子竞技语境, 特指团队作战中, 有人率先发起行动、队友立即响应配合的协作行为。译文字面为“能嗅出黄金的鼻子”, 实际指“特别善于发现财富或赚钱机会”。

译者以“nose”这一嗅觉隐喻替代了原文中“响应”的动作概念, 以“gold”替代了“团队行动”的目标指向, 在语言层面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可理解性。在文化维上, 译文做出了显著的归化处理, 原文的“游戏梗”是中国本土电竞文化催生的产物, 译者转而使用英语文化中早已存在的习语, 虽然丧失了原文的游戏文化色彩, 却借助英语受众对“探金嗅觉”这一隐喻的熟悉度, 在文化维上建立了新的认知锚点。在交际维上, 译者的着眼点并非逐字翻译“开团”与“秒跟”的动作逻辑, 而是捕捉这一场景的深层交际意图, 让观众理解“八仙因嗅到财路而迅速集结”, 在叙事功能上实现了等效传递。尽管这一译文无法让英语受众联想到中文游戏术语中的团队协作意味, 但在电影具体场景的视觉信息配合下, 观众足以建立“这群人行动迅速且目标明确”的认知, 影片情节推进意图并未因语言转换而中断。

例 5

原文: 瞒天过海

译文: Fool the world

“瞒天过海”这个惯用表达属于成语典故, 源自中国古代三十六计, 意指以欺骗手段蒙蔽众人、暗中达成目的。从三维转换视角看, 语言维上译文以动词短语“fool the world”对应四字成语, 结构精简, 仅三个单词, 符合字幕的简洁性要求。但原文中“天”与“海”的意象被完全舍弃, 仅保留了“欺骗”这一核心动作。文化维上, 原文承载的兵法智慧与“瞒天”的夸张隐喻在译文中彻底隐没, 译者以归化策略将典故转化为英语中的通用表达, 文化信息损失显著, 源语文化的独特性未能得到保全。交际维上,

译文准确传递了“欺骗所有人以达成目的”的核心意图, 在电影语境中足以让观众理解角色的行为逻辑与情节推进, 交际目标基本实现。总体而言, 该译文以交际维为导向, 牺牲文化维以换取信息通达与字幕适配, 在时空限制与跨文化理解门槛的双重约束下不失为一种务实的适应性选择。

3.3. 民间神话

《八仙!》中的民间神话类文化负载词是指源于特定民族的神话传说或民间崇拜体系, 用以指称神祇、仙境或其他超自然存在的专有名称, 其语义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象征与信仰内涵。

例 6

原文: 八仙

译文: All Wishes Come True

“八仙”作为片名, 不仅点明八位主要人物, 更影射了中国神话故事“八仙过海”。译文并非简单的字幕翻译, 而是电影片名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一次策略性重构。

译文是一个完整而流畅的英语祈愿句式, 由四个单词构成, 节奏明快、易于记忆和传播, 符合海外市场对电影片名简洁性、上口度的要求。在文化维上, 译文做出了有意识的妥协与转移。“八仙”作为中国道教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神仙群体之一,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构成一个丰富的互文网络, 但这一网络对于海外普通观众而言, 几乎是不可穿透的文化屏障。译者并未选择“Eight Immortals”这一广为通行的直译, 而是根据影片的核心设定, 蓬莱仙境主打“有求必应”、凡人许愿而神仙实现愿望, 重新为影片命名, 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深度适应。从交际维来看, 影片的片名是海外观众接触影片的第一信息窗口, 其核心交际目标是在数秒内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观影欲望, 而“All Wishes Come True”恰恰以最通俗的方式传递了影片的核心吸引力。

例 7

原文: 蓬莱

译文: Penglai Fairyland/Penglai

蓬莱是中国神话中最为著名的仙山之一, 承载着长生不老、超凡脱俗的深厚文化意涵。该片的译文并非一成不变, “蓬莱”一词于片头首次出现时, 译为“Penglai Fairyland”, 后则直接简译为“Penglai”。这一处理体现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对字幕功能与信息冗余度的动态权衡。《八仙!》的全片世界观于片头初次呈现, 海外观众此时对“蓬莱”一无所知, “Fairyland”的类属说明不可或缺, 它承担着帮助观众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认知框架的功能。音译保留神秘感与异域色彩, 类属词提供即时理解通道, 两者互补, 使观众无需预先了解中国神话即可把握剧情展开的空间前提。而当“蓬莱”在后续情节中反复出现时, 观众已通过画面与上下文积累了基本认知, 此时若仍保留“Fairyland”反而造成字幕空间的浪费与信息冗余, 简化为“Penglai”既维护了叙事节奏, 也强化了这一名称作为专有符号的辨识度。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 该译法是对翻译生态环境动态变化的适应性回应, 译者在不同叙事阶段根据受众认知状态的变化, 灵活调整了语言维与文化维的权重, 在保证交际维有效性的前提下, 实现了字幕篇幅与信息密度的最优配置。

例 8

原文: 三星

译文: Gods Fu Lu Shou

“三星”同样属于民间神话类文化负载词, 特指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福、禄、寿三位星神, 分别象征幸福、功名与长寿, 是中华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符号。译文在语言维上采用了“类属词 + 音译”的结构。“Gods”提供英语受众熟悉的类别框架, 明确其神祇身份; “Fu Lu Shou”以拼音保留三位神明的

中文名称,使译文在字幕中占据合理篇幅。在文化维上,译文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福禄寿”三字各自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福星象征幸福圆满、禄星象征功名利禄、寿星象征健康长寿。译者选择以音译保留原名,却未能传递每位神明的具体职能。在交际维上,译文的核心目标是让海外观众识别出这是三位掌管人间福祉的神明,而非普通人物,译文通过“Gods”的类属提示和影片画面的辅助,帮助目标语观众理解,这是三位具有特定职能的中国神祇,以最经济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交际任务。总体而言,该译文以音译保留文化标识、以类属词提供认知框架,在语言维的简洁性、文化维的独特性与交际维的可理解性之间取得了可接受的平衡,体现了译者对三维权重的灵活调配。

4. 结语

本研究选取《八仙!》中社会称谓、惯用表达、民间神话三类共五个案例,以生态翻译学为视角,分析译者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研究发现,译者针对不同困境,灵活采用意译补偿、符号系列化变异、归化等效、叙事重构、音译附加类属词等策略,在字幕时空限制与跨文化理解门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揭示了三维转换框架对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系统解释力。上述分析验证了生态翻译学为字幕翻译提供的多维决策依据。然而,本研究案例数量有限,覆盖面尚不全面;译文传播效果的评估主要基于文本分析,缺乏海外受众的实证反馈,有待后续借助受众调查或语料库方法加以检验与深化。

参考文献

- [1] 方梦之. 走向国际的生态翻译学[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1): 3-8+113.
- [2] 黄忠廉, 王世超. 生态翻译学二十载: 乐见成长期待新高[J]. 外语教学, 2021, 42(6): 12-16.
- [3]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13.
- [4]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 定位、内涵与特征[J]. 外语教学, 2021(6): 1-6.
- [5] 孙琳, 韩彩虹. 《北京折叠》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生态翻译学视角[J]. 上海翻译, 2021(4): 90-94.
- [6] 张晓恬, 徐珺.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 MTI 翻译教学理论的探索与实践[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4(S2): 155-157.
- [7] 薛红果.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旅游景点公示语英译问题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30(4): 97-100.
- [8] 黄瑞,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新媒体黄河故事文本的绿色翻译探索[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32(3): 101-108.
- [9]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虚指”研究与“实指”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6): 117-126+159.
- [10] 王静.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黄河流域生态文化国际传播研究[J]. 上海翻译, 2024(4): 46-49.
- [11] 李桦.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茶文化电影的字幕翻译探究[J]. 福建茶叶, 2017, 39(11): 247-248.